

Hwang Jung Chi

美 的 黑

版權所有

著 作 者——郭 文 驥

發 行 者——卿雲書局

定價大洋七角

一九三〇・一〇・再版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一一七號

卿雲書局

卷 首

活來已十九歲了，朋友，啊，我活來已經十九歲了喲！回憶到這渺茫的過去，不由得不使人慚愧躲到牆角裏去才足以遮羞！徒然以家中底金錢整百的拿來，換個學生的名號，怪好聽的名詞——學生。實際一肚子的稻草，就連拍馬吹牛，現今交際場中最適宜的東西都不會，養成一個像這樣墮落的青年，想起來禁不住抱頭大哭！

我現在很虔誠地將這本東西獻給我親愛的讀者們，這就是我十九年來一點成績，仍就這樣微小得可怕，幼稚得，或許使你們驚駭吧！朋友！

請你們把我當你們小弟弟，你不要笑他和罵他，盡量地指導他吧——一個忠實的批評讓我來誠懇地接受一吻，再吻，三吻，……到無數的狂吻。

這十幾篇東西，有幾篇已在報紙雜誌上發表過，其餘都是近來的作品。春光使人欲睡，聲音亂雜的房間裏，病魔糾纏着的時候，能寫出東西來，這在我不能不算件快樂底事！然而究竟這些東西是不是值得一觀，那由讀者批評吧！好在批評者有絕大的權威在。

我的話完了，最後，讓我來感謝劉冠梧先生給我許多指導！青年畫家謝曼先生誠摯爲我製成這幅精美的封面 和我的朋友麗娜給了我不少的力量！

文驥于徐匯南洋

目 錄

卷首

爹爹的像前.....	1
春酌以後.....	27
滄淚.....	33
解脫.....	61
黑的美.....	79
落花.....	87
憂鬱症.....	101
長髮.....	109
老頭子的死.....	115
今朝.....	121
寄給姊.....	127
流氓式的青年詩人.....	133
玫瑰花苞與捲煙.....	153
沈澱.....	165

爹爹底像前

爹爹，你總可以容恕你的兒子來擾亂你的安靜吧！雖然是我不應該使你在到了另一世界而悲傷你兒子惡劣底遭遇，當你在世時已經受了不少的痛苦，爲我們而吃茹；可是，怎樣呢？在你棄了你的愛兒這十五年的中間，我已悲哭到不知幾次；我是不怨，我底親愛的爹爹，老早地丟下我們；我也不怨，爹爹不曾爲我們積聚許多財產而使我們可安居享樂，我只是，已知道誰教我生在這個時期，生在這個佈滿了惡魔勢力的時期。所以我只一向冥冥的想告訴你愛兒們

的近狀，可是，我實在不能引起我底像死灰般的勇氣，我更不願意當你聽了以後有你悲戚的清淚爲我們挂流。於是這別來的十五年呵，不曾有過你愛兒生活的報告，就連零碎的鱗爪也沒有。我現在可不行了，爹爹，親愛的爹爹！恕容我這第一次也是第末次的生活來報告吧！我實在不能再忍！我底爹爹啊！母親已經那樣的年老，縐紋滿額仍爲我們時時的煩心；哥哥是終年的在外吃苦，受人家的咒罵，爲了幾個生活的費用而壓住了義氣！我是不忍心再叫他們爲我流淚了！爹爹呵，假使除了你，我可以同誰講呢！我只有跪在你的像前來一一訴苦了！只有可以跪在你的像前便是我唯一底訴苦機會了！爹爹呵，恕了我的不孝，而引流了你的清淚。我底親愛的偉大的爹爹呵！爹爹，我希冀今天晚上能接受你偉大的嚴愛，這樣我的心便足了。從今以後，爹爹呵，我不再想念着你，想念着你了。我只有接受我運命所給與的一擲，我不再悲哀，不再蒙起被頭

夜間睡在牀上嗚咽了。設或有那一日，爹爹呀，我忍受不了牠給與塞厄的連續，我當不再痛哭，這算個什麼呢！那時我只燃燒起真理和自由的良心火焰和環境奮鬥去。爹爹，你的兒子以後是否像現在的貧窮，飄泊和流浪，或者將來更會因為我身體衰弱的原故而倒在路旁像一隻死狗，就連老天都不能負責的有個回答。人生雖是到處是黑暗，但是在這充滿黑暗的中間，時時有微微的光明閃爍着，你的兒子呵將開始做一個光明底 seeker，他要把這一點光明高舉起來，在黑夜的中間。爹爹，我更將借你精神上的協助，你的兒子自己做一個光明的燈，照澈這黑漆一團的世界。他不再悲哀了，不再想念着你了，我有我的使命要服從呢！爹爹呵，以下拉雜的話都不是真正的悲哀，是說得出的悲哀；真正的悲哀好似毒蛇盤繞在心頭，壓住了我的氣，說不出呵！哭起來淚海就乾枯了的！

『在十五年前的一個早晨，我還睡在牀上朦

驕地，你狂吻了我的兩頰便離別我們了。啊，爹爹，誰知道那次便成了永別呢！那天以後我就沒有親愛底爹爹來吻我了。其實，這些我何嘗憶得呢，那時我只四歲。不過後來當母親縐起眉毛談到你，我親愛爹爹底時候，她一面流淚撫着我的頭嗚咽地斷斷續續片段地講出來的時候啊，我是看了母親的落淚也不覺淒咽了！我那時也不過感到看不見親，似乎不大開心，又何嘗會想起沒有父親的苦楚呢！

『一個很早的早晨，母親和我們都安適地享受那被頭裏的快樂；但是姑父來敲門了，急迫的而且雜亂的聲音驚醒了我們。

『子寬在鎮江稍爲有點小病，他很想念你們，我帶你們去看看吧』姑父很慢地一字一字的講出，深怕母親驚駭，末了，又加上二句：不要緊的，不過他很想念你和小孩』說完了搖搖腿抽煙。

『什麼病？』……母親已經駭怕起來了！身體

顫抖着。

『不要緊的，一點小病』。

『住在…那…裏』？

『吳家，你放心不要緊的』！姑父很鎮靜地說出來！

『我們不等到吃飯，忽忽的上火車，姑父微微露出笑容，母親是早已淚痕滿面了，我呢，只知道要糖吃！

『這些，爹爹呀，我又何從憶得呢，不過聽見家中談起了你，我直起耳鼓——母親這樣講給鄰家的劉老老聽，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只在微微地發出深長的嘆息。我也流淚了 爹爹！我底親愛的爹爹啊！母親不消說是流淚的！

『母親又曾經告訴我是這樣：當我們到了鎮江時，我底爹爹，你已奄奄一息了，魂魄飛到九霄雲外好久的兩眼只望着牀頂，我曾經大聲的喊我的爹爹，可是，決沒有應聲了。從你給我最後一次狂吻以後，我就聲嘶力竭，再也沒有應聲

了。呵，爹爹啊！從你牀邊一面盆的鮮血是如何的表示出，你在世爲我們煩心積慮，便在這時候病症一發不可救藥而有這樣的淒慘的結束，呵，我是怎樣的應該努力呢？才能不負你一身在世時的煩慮，可是，我只騙了一個學生的名譽，母親和哥哥心血所得來的金錢，給我做了騙名譽的資本，一面亂用還不覺到可惜，我尚以爲人在世上是何必苦惱，並且『天無決人之路』的詞句永遠地存在我的腦海中。於是，我底爹爹呵，我實在是不肖的子弟了，固然是我敢相信你定不能爲我瞑目在另一世界裏，當我現在長到十九歲還不能使得年老的母親安樂地度完了她的殘生，並且，並且呵、她仍是不得不念着我，半夜中不斷地喊她不肖兒子的名字。至於哥哥呢，日夜地爲我籌置學費，將那熱的面孔去受人家的不知世情底辱罵，他底兄弟連續的還寫信同他要錢，買書。你想，我底親愛的爹爹呵，他的罪過是易受的嗎？而且他極愛他的兄弟，不願違拗了他

兄弟的意思，當去衣服也得要滿足他兄弟的金慾，心田裏是怎樣對他兄弟抱着滿腔的希望呵！

『爹爹，爹爹，我是不能使母親和哥哥失望的料想已經消失在我底墮落行為中，母親殘生爲也兒子的落淚，哥哥爲失望的淒因而自輕其身已經將成事實了！我曾經爲了這點，只要一想，便要去自殺，這樣才可以少用些母親和哥哥的金錢，從心血消耗中的得來者。可是，爹爹呵，黃浦江邊我癡望着江水半天而沒有勇氣望下一跑去，於是我又憂鬱地回到寓所。當晚又去到魔窟裏受惑了。我還有一次立在峭壁的山頂，那時只要望下一跳，便什麼也完結了，我的勇氣是很沸騰的。但可惜的那，可惜呵，母親慈祥的面影現在我底眼前，於是帶回了我的希冀而匆匆地回來了。再有一次，絕望到極頂的我，走着沿鐵路，我希望被火車壓死，但是等到肚皮脹得叫，火車的煙都沒有見過，於是又只得抱着無窮的煩懣回來了！呵，爹爹，現在我雖然不願意再去死了，

徒然多了一層在我生活史上的污頁，我是去找求黑團中的一點光明了。然而，母親的失望，哥哥的失望，以及一切親戚朋友同鄉對我底失望，那是斷然的。

『爹爹，從你那天——正月十二——離開了我們以後，家中立刻失了主翁，亂難得如麻似的。并且家中生活無從着落，不得不遷到生活低賤的鎮江去。哥哥是那樣的年青，不能擔任全家的費用，於是母親除了悲哀的情緒刺激她終日的悽咽而外，還得拿心血換來的報酬來補作家用。我底親愛的爹爹呵，呵，老天是真殘忍的；那時，我們還拚命的鬧病，母親在夜裏沒有安息的機會，日間尚須操勞一切，結果也是一場大病。從此家中欠了許多債務，母親的手飾不消說已做了生活的費用；然而你的愛兒自己仍是很安適地，母親雖然吃飯用點素菜，可是你的愛兒每餐總有點量菜的，不曾苦過！

『呵，我底爹爹啊！我想到此地，我是要哭了

我不知道母親怎樣的痛愛，黑髮變成了斑白，面兒起了縐紋。當母親心緒惡劣微微對我們發出怨言的時候，我底大逆不道的話從我卑鄙不可救藥的性情就衝倒她。呵，你想，她何嘗忍得住呢？痛哭了一天，沒有人的時候不時用手帕拭揩淚痕。爹爹，這些話我本不想告訴你，使爹爹傷心；但是，在我現在痛加懺悔的時候，而且事實是事實，我是忍不住再瞞着了。雖然我對於母親底苦心現在諒解了，死也不願再幹那種不孝的行爲；然而母親的年歲老了，殘燭的餘年是有限的了，再孝順她老人家也沒有幾年了！呵，爹爹，你在世時很喜歡的愛兒，你決不會料到是這樣的不成器吧！

瘦長的權奇寫到此地，筆放下了。倒在牀上抽煙，晶品的淚珠從淚海裏落下來。他望着桌上他爹爹的遺像，母親寄來的信件。凝思一切。等到被褥上淚痕滿滿的時候，又坐在桌旁不住地

望下寫，一面拭揩他的清淚。

『爹爹，我對於母親是懺悔着我的不孝，然而，爹爹，我有時也怨恨她。母親希望我做一個資本家 政治家，這些我都是討厭，什麼家，他媽的，好好的自由人不去做，騙要做偶像的特殊階級。談到資本家，呵，爹爹呵，我要爲我們親愛的勞工們狂聲大哭了。他整天地不做事而得到了報酬，明明拿了自己的心血塗在工作上的勞工們啊！他們是沒有足以抵償心血報酬的。爹爹，你想這種壓迫勞工們的走屍，是你的愛兒所願做的嗎？再談到政治家，呵，他們只曉得做新舊軍閥的走狗，榨取人民的金錢來做他們升官發財的機會；他們根本不明瞭政治，他們所學來的不過獻媚，不過是壓迫平民。爹爹，你想這一種卑鄙人格的人是你的愛兒所願做的嗎？呵，我底親愛的爹爹，我是愛母親，可憐母親，同時又憎怨母親。

『爹爹，當我看到銀色底月光想到家中的時候，我就想立刻歸去，抱着母親大哭一場。可是，等到我計畫到幾時可回去，預想到家中的一切，我又不願回家了。爹爹呵，家鄉裏故人對我底談話，母親對我的勸戒，又使我不得不痛苦萬分。爹爹，你想，使你講不願講的話，聽不願意聽的言語，同時，還得裝出作偽的表情來。呵，老天呵！我是願意我的頭被割去，身子斷成幾段，死後再到地獄去受最嚴酷的處罰，而我不願意生在世上受這種極頂的痛苦！』

『爹爹，雖然是這種罪過不願收受，可是長期的暑假又不得不回去，我大膽地反抗到一切的不正當，於是，爹爹呵，我的名譽——家中常可以聽見這兩個不願聽的字——是掃地了。只要多度一個暑假，罵我的人更加的多。呵，名譽，名譽是什麼呢？名譽只是騙人的假面具，吃人的假招牌。有名譽的都是狗屍，豬仔。我要什麼名譽，窮迫得像我這樣還談名譽嗎？笑話了！』

爹爹，對嗎？

『他們又對我講，我是聰明絕頂的人，不應該向革命的途徑上走。我應該好好地做一個什麼家，將來做一番事業。呵，爹爹，他們所謂大事業便是壓迫勞働者，榨取人民的心血。其實，在現代的這種社會我們做的事，只有拿起大刀，站在十字街頭，去殺人，殺完了這般狗東西。狗血濫流在街頭，從這裏到那裏，再從那邊流到更遠處，那就完了。我只是面上浮泛着微笑，呵，狗東西完了。我們來讚美世界的自由真理實現將在了！歡呼呵！讚美呵！』

『爹爹，還有此地的朋友們，討厭呵！他們都勸我信仰上帝。上帝是博愛的。他勸你『假如人打你左邊的耳光，你給右邊的耳光讓他打』！他媽的，還說什麼？一句話完了——上帝叫我們永遠做奴隸，要安分地服從資本家，壓迫者而不要喊叫。他媽的，上帝，上帝是狗東西，吃我們驅我們魔鬼！』